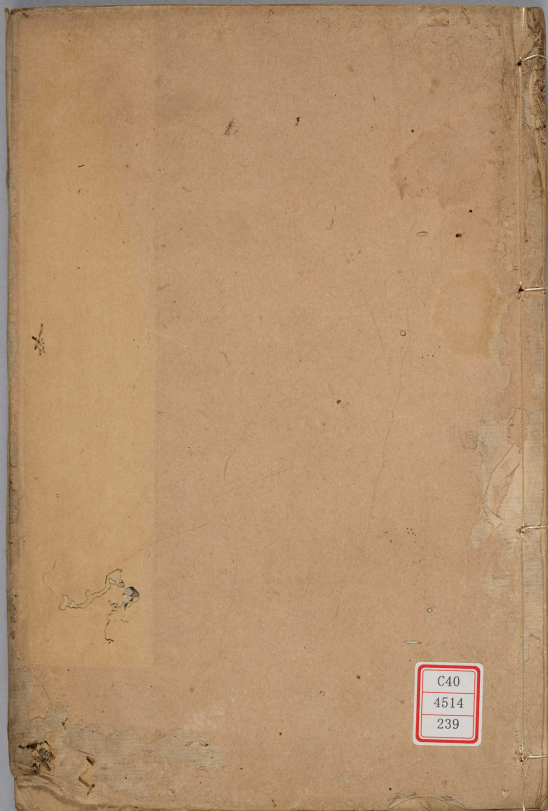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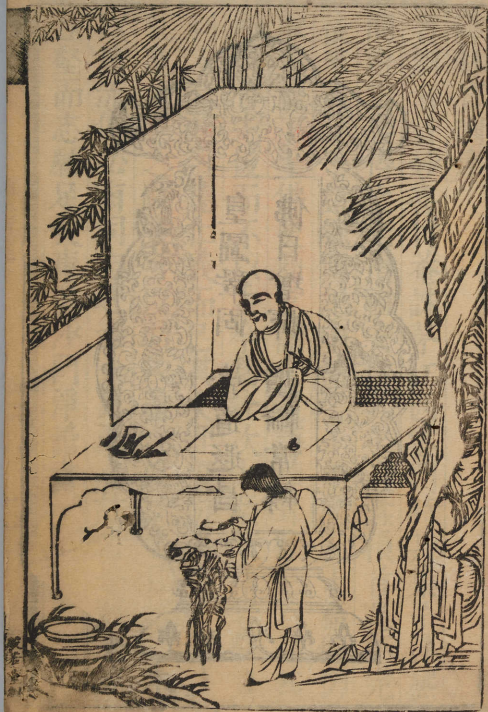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庠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禮林寶訓序

寶訓者管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湮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獎簡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而不以古今爲詮次大槩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邈詭異之跡實可以助人道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歿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門淨謏書

禪林寶訓卷第一

東吳沙門淨謐重集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德道德之所
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
伯夷叔齊簪之餓夫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
桀紂炳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
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克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
已鍾津集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曰不足繼之以夜
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間以辨之斯言

學非辨問無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不覺置卷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灋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灋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鬪諍不顧歟凶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

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鐔津集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游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奧中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灋則其爲害也不亦甚乎

西湖廣記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管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異卽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

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
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亾者予目覩其事且塵
勞中人尚能踈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恥
若是遂依叢林灋擯之

西湖廣記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
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
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
成器者

九峯集

仁祖皇祐初遣銀瑤小使持綠綈尺一書召圓通訥
住奉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聖

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廁僧
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爲
況其他耶先哲有言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
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猷于心何日而足故東
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
圓通得之矣

行實

圓通訥和尚曰甃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
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爲重者一
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廬山野錄

圓通訥曰管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

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厦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

野錄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豫爲之則易卒爲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

九峯集

大覺璉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爲灋惡者可以

爲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

九峯集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灋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羣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實日鑿五帝之教密而嚴秋也管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管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

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者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

答侍郎孫莘老書

大覺曰夫爲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

與九仙詔和尚書

賢舜二人者可爲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爲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

九峯集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槐都官私忿罹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至山陽

楚州也

阻

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夫問之客曰管莊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嘆之久凌晨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京

城數矣道途間關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夫由是得

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存矣

九峯集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炙燈掃地皆躬爲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邪正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事乃用人之實察言

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

以一致

二事坦然菴集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夫王貴潔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爲天下之大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

廣錄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怠至於執爨負舂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葉縣備曾試之

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

且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乎

岳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予恐終其身而背之矣

雲首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

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洽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之感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

二事與淨因疎和尚書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理不肖之者姦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成凜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羣亂衆中外不安雖大智禮凜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劣如此爾烏得不擇焉

惠力芳和尚書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要盡情以奉上上下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疎上下之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

矣古德住持閒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云

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逮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

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

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遐邇皈依

叢林之興由此致耳

與圭明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污丹牖祇增其臭

耳

西湖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

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

浮山實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銜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

佛鑒與佛果書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冬莫雪霰滿牀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翁却

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劬高岸溪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踈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唐錄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羣居類聚率而齊之各有師承今諸方

不務守先聖灋度好惡偏情多以已是革物使後輩

當何取灋

二事坦然集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覓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紹洪規如當家種

草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

諂媚而克選者哉

圓悟書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有志於道者孰不

撰述

神宗實錄卷一

十一

卷一

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與佛
眼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鑒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爲一寺之主事無巨細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畝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旣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

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

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耿龍學與
高菴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

察其偏邪諂佞所爲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

莫測焉乎蓋祖之取捨必有道矣

耿龍學
跋法語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

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

碩大照映今咎矣

答雷震
源書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淡以推誠擇言故須

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者何啻萬倍哉與佛鑒書見蟾侍者日錄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灋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管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

以悟爲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爲之耶纔有絲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萬劫無有成就之時坦然庵集

功輔自當塗

太平州也

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會白雲

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矣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滌無異此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

行狀

白雲謂功輔曰管翠巖眞點胸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灋實不明了一日

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叅禪雖多而不妙悟可

謂癡禪矣

白雲
夜話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故曰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色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豈古之可爲今之不可爲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

答功
輔書

白雲謂無爲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必稽其所蔽於

是先哲謹於言擇於行發言非苟顯其理將啓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爲經行則爲灋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

白雲
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觀定慧所爲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爲本末之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

皆爲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

實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最爲灋門大患予管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故極矣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

白雲實錄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晦堂在寶峯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

白雲終于舒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

知微真哲人矣

海堂記聞

晦堂和尚叅月公晦于寶峯公晦洞明楞嚴宗旨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慊焉英邵武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勝爲強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狹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

靈源拾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問于識者縱

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
一旦遭小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
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
之是非也

與草堂書

晦堂不赴爲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古人住
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
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
趨異學流入名相遂爲聲色所動賢不肖襍糅不可
別白正宜老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
川固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身

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

出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龍曰監
牧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感尚暴恐爲小
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
若秀莊主有量而忠靈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牧
何過慮如此晦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特
黃龍爲然先聖亦曾戒之

大瀉秀雙嶺化感傲面三人也通菴壁記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
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
年雖初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

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章江集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

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大小耶

答張無盡書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爲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

與祥和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

與謝景溫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答同雲峯悅和尚夏居荆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案頭瞋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

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黃龍南和尚曰予管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蹙頰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太勞乎

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

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已下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

龜也

與黃榮勝書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爲之事常要面前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無措足之地矣

章江集

黃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矣

答荆公書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長老者將行其道道德非苟竊是名也慈明先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歟

丘壑不若行道領眾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

則佛祖之道德存歟

與翠巖真書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克之可盡天下之妙

龍山廣錄

潘延之聞黃龍灋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

冬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

林間錄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訓對惟歛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林間錄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乃能窮其高遠

其他孰與焉

記聞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胡爲而獨變乎嗟其未至者歎故悅

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

道菴

壁記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

壁記

寶峯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狂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

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

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恥干犯名分污瀆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

壁記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識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灋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苞苴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污正宗爲師友累得不太息晦堂領之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濟咎詰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詰曰我於

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爲妄習所牽況夢幻不真安得爲久長計予管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

靈源拾遺

真淨文和尚久叅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之曰諸葛管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華若也沾春力根在溪岩也著開真淨謝而退

順語錄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興議廣疎拙無應世才逮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衆未幾百廢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淨聞之曰學者何易毀譽邪予每見叢

林竊議曰那箇長老行道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賊不擾民且不受賊不

擾民豈分外事耶

山堂小叅

真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真淨視之擲

覺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以克當

李商老曰歲記

真淨曰未灋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中正而不隱者少矣

壁記

眞淨曰比丘之灋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眞者委曲成褫之其慎重眞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無不取灋

日涉記

眞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觀素縑因問侍僧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眞淨曰何用侍僧曰堪做袈裟眞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見者亦不甚嫌惡卽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不事服飾如此

日涉記

眞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

日涉記

眞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至於泣涕時湛堂爲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形質枯朽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眞淨曰灋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替用此可卜

日涉記

禪林寶訓卷第一

音切

蠹

丁護切

節

子結切

草

七入切

裨

補移切

澆

公亮切

鳩

除禁切

綸

徒今 𡇗

婢切

𡇗

子爾切

𡇗

都禮切

𡇗

諸華切

𡇗

九魚切

𡇗

縛切

𡇗

於隈切

𡇗

力制切

𡇗

口恬切

𡇗

子辭切

𡇗

粗紐切

𡇗

如屬切

𡇗

音遏切

𡇗

呼講切

𡇗

鳥華切

𡇗

巨寄切

𡇗

除列切

𡇗

古廉切

𡇗

朗切

𡇗

子爾切

升陽賀學禮施贊刻此

禪林寶訓第一卷 益州沙彌性淨對

吳江沙

彌本宏書 上元陶夢傑刻 萬曆庚寅秋五臺山妙德菴識

禪林寶訓卷第二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湛堂準和尚初叅真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真淨呵曰
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
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盡之今弃
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
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曰故不難矣湛堂卽時屏去
所習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
然開悟凝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

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訖不歸

焉

二事癡可贅疣集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滯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彙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酬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至斯響洪鐘簾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

與李商老書

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爲師者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灋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無也

寶峯實錄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爲囂浮者固自難得管真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衆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瀉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任衆多也

寶錄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

知聖人所病況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抹矣

答魯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狗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管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詰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詰曰諸大士灋門龍象

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頽彰祖教之利濟固

不在予多囑也

日涉記

湛堂謂妙喜曰叅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

寶峯記聞

湛堂曰予曾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呵曰叅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

日涉

記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憊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特爾也

贊堯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略勿失於詳急則不可揀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庶幾爲臨衆行事之灋也

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管慈明放

意於荆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强乎

筆帖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撻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爲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歟生之理明如果曰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歿禍患爲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抹之終莫能

濟矣

筆帖

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兄書未嘗言世諦事唯

丁寧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旱損
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
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爲憂至哉斯言與憂
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
實膏壤矣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爲嫡嗣
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

瞻侍者
日錄

靈源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
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
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契計而履踐之
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

筆帖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
可不思或專己之喜怒而陷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
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茲實恣肆之悠漸禍害
之基源也

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生於福
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理遂能祇畏敬
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
其奢欲肆其驕怠尤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
聖人云多難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
得之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以

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臻故君子
安不怠危理不怠亂者也

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影却背
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止
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此可坐進斯道

筆帖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德淺薄
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而致
然也

日錄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
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智喪身讒謗罹

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
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

章江集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
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
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
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
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

章江集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不稽寡言者
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

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
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
修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
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
額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
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契經則曰不怕念
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以降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
曲成則品物不遺矣故曰巧梓順輪柄之用枉直無
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驚驥無失性物旣如此人亦
宜然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

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微不能無
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心以衆
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通衆人之志盡
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
好惡故好者不邪惡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
服其諂媚哉旣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
我聰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而
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之士務求
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莫不歸心所以道

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然也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衆違欲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同欲謂之賢哲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返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

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爲二風所觸喪於灋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旣爲二風所觸則喜怒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灋門譏誚賢達唯智者善能轉

爲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齋冀卽預辭范公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灋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爲攝化之方與夫竊灋位苟利養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

與德和尚書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爲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

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閭衣惟布素聲名利養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登座說瀟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非頑更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行一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況其識者耶瑯瑯曰若吏所言誠爲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

瑯瑯別錄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荆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在元公得之矣

贊虎集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既守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已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灰誓以損已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爲流俗阿師是宜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瀟寧克勤諸子真瀟門中罪人矣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寡言尤爲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人之所謹況爲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詎可爲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有萌於心儻灑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在茲

記開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

無惑存信於已可以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信且心旣不誠事旣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而自旣不能盡於已欲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自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

與廣察院書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

過爲賢不以無過爲美故人之行事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以前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

與文主簿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整庵集

圓悟謂隆藏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入之情則叢林不可理務得入之情而不勤於接下則人情不可

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已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

叢林理矣

廣錄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旣盛禍災已成雖欲

抹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

與佛
智書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
利濟爲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
有矜已逞能之心則僥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

雙林
石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善作者必善
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
未成而轉爲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嘆有始而
無終也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晉晦堂老叔曰黃

蘗勝和尚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

賢

雲門
菴集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古嘗曰
事不稽古謂之不灋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
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灋先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
時變師翁曰變故易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爲也

瞻和尚
日錄

佛鑑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問孰可
繼住持佛鑒舉曷首座公欲得一見佛鑑曰曷爲人
剛正於世邈然無所嗜好請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

耶公固邀之曷曰此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于司空山公顧謂佛鑒曰知子莫若父卽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而應命

瞻侍者日錄

佛鑒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爲榮達理之人不爲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爲

日錄

佛鑒謂曷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培克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

心心若不生萬濶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

旃規正來學

南華石刻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襪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爲終却之

日錄

佛鑑曰先師聞眞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柢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

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爲者踴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條然危坐終日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

錄

佛鑑曰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節已之不能而欺人以爲智強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爲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

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

闕焉

與秀紫芝書

佛鑒謂龍牙和尚曰欲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二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佛鑒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蝶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

窺覷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

山堂小叅

佛鑒曰佛眼弟子唯高菴勁挺不近人情爲人無嗜好作事無僮援清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

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

與耿龍學書

佛眼遠和尚曰蒞衆之容必肅於閒暇之日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處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

與真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非應真乘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全其道德矣

與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迨逢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則未覩其奧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

觀文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

龍門記聞

佛眼謂高菴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邪軌物齊眾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水也規矩禮灋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灋豈能盡防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墀也規矩之立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力役規矩者有歿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聖揅末灋之弊禁放逸之情

塞嗜慾之端絕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

東利集

佛眼謂高菴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人昧於恕己者不少異也

高集此收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叅謂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爲善知識也遂求掛搭

雲居實錄

高菴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爲利是計予恐堂堂之軀將無

指於天地之間矣

真牧集

高菴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狹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古人地位耳

與耿龍學書

高菴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嘆息久之曰比丘之灑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

真牧集

高菴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爲家區別得宜付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爲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灑度凌遲而欲禁叢林暴慢管育王謹遣首座仰山偉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爲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風興多缺叅會禮灑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乎望灑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耶

龍昌集

高菴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卽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子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已者其

號令整嚴如此

且菴逸事

高菴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嘆息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煮不嘗不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揀不問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菴叱之曰管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歿也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

山堂小叅

高菴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臥龍菴爲燕休之所高

菴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予以從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時且西山廬阜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必有諸已然後可樂耶未幾卽曳杖過天台後終于華頂峯

真牧集

高菴曰衲子無賢愚惟枉善知識委曲以崇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獎以重其言優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蓋人皆含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淤泥疏濬則川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獎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是

季代棄材在李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

與李都運書

高菴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濫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鬪之禍先聖知於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喻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盛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

與友心書

高菴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灑眼叅地藏明教見神鼎時便不見有煩惱也

記聞

高菴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灑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生爲事無愧於心耳

高菴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卽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修身豈可苟縱愛

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爲不少佛鑒聞之曰高菴去就衲子所不及聞記高菴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墮心起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凜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者

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輒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凜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管佛在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辦置仍勸請諸比丘速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已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

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歟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灋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灋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

山谷爲擘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灋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

石門集

歸雲本和尚辯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於投子顯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灋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知向之如此而顯必有大過人者自謂於顯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

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叅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拘忌觀者斂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者往往書刺以稱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識者憫笑而恬不知恥嗚呼吾沙門釋子一瓶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

之戀而欲折腰擁雪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如此邪稱恩府者出一已之私無所依據一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奉之眞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裨可不哀歟破瀟比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識身相指禪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不請之敬啓壞瀟之端白衣登牀膜拜其下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呼天誅鬼錄萬歎奚贖非佞者歟嵩禪師原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

預制書則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鸞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僞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警云

叢林盛事

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掖之者返以爲王蠻子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辯佞詞遠而意廣深切若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

叢林盛事

東山空和尚答余才茂偕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才茂旣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

中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乎公旣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則常住盡盜爲已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

之言不知以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

語錄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眞閩老子殿前一本敕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鳩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薑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剗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刹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

拈出漫錄

禪林寶訓卷第二

音切

殢

大計切

簾

其舉切

詰

溪吉切

童

陌庚切

扼

於革切

腕

烏段切

礪

刀公

砥

底靚切

靚

羈致切

靚

庾俱切

驚

乃呼切

給

徒愷切

昂

碑景切

蝶

思列切

昵

女栗切

隄

下今切

防

扶方切

隳

許規切

饗

他刀切

闕

烏割

跬

羗規切

篲

詳惠切

澆

公亮切

漓

呂支切

閩

冒貧切

琰

丹戎切

刮

古猾切

剡

於亮切

月陽賀學易施貴刻此

禪林寶訓第二卷

益州沙彌性淨對

吳江

彌本宏書

江寧羅思貴刻

萬曆庚寅秋五臺山妙德菴識

禪林寶訓卷第三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僧云福州來雪堂云公路見好長老麼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徑開闢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傅朋曰遮僧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

儉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

卽日遷薦福

東湖集范延齡
事出皇朝類苑

雪堂曰金隄千里潰於蟻壤白壁之美離於瑕玷況
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壁也而貪慾瞋恚非特蟻壤
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
美然後可以自利而利他也

與王十朋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曷鐵面住太平有言曷行脚離
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爲煨燼曷得書擲之於
地乃曰徒亂人意耳

東湖集

雪堂謂晦菴炎和尚曰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

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
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身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
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

矣

廣錄見獨居士
者卽雪堂父也

雪堂曰高菴臨衆必曰衆中須知有識者予因問其
故高菴曰不見瀉山道舉掇看他上流莫謾隨於庸
鄙平生在衆不沈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衆中
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
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
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

廣錄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衆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爲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內憂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灋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

廣錄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爲人不悅利近名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見道明白去住儵然衲

子中難得予固重之

且菴逸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爲小人志勝氣則爲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爲得道賢聖有人剛狠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爲不善寧效不二志使然也

廣錄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爲首座一材僧爲書記白楊順爲藏主通烏頭爲知客賢真牧爲維那華姪爲副寺用姪爲監寺皆是有德業者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爲得耶用姪不對用姪處已雖

儉與人甚豐接納四來略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
監寺用心固難得更須獎管常住勿令踈失用姪曰
在某失爲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
微誠爲大德高菴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逆事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叅扣之善
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假學者贊祐之是以主招
提有道德之師而成灋社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爲虎
嘯風冽龍驤雲起管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
大機大用南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
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異然若鴻毛之遇風沛乎

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林功勲增
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
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潸然予嘗思之
今爲人師灋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菴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
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爲枉可以住
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蕪粟
以遂餘生復何惓惓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
興歸江西聰首座記聞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爲土木偶

人相似爲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以大爲木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思可以爲忠厚之人也

聞記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公爲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

宿能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歟生觸境生心隨情動念狠心狐意諂行誑人附勢阿容徇名苟利乖真逐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不爲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

逆事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鐵鏡者雪堂曰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爲終却之

實行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爲介潔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

而能今之學者做盡伎倆終不奈何其故何哉志不
堅事不一把作匹似間耳

行實

雪堂曰歎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崖而退
方侍者曰夫爲善知識行佛祖之道號令人天當視
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之憂坐撫循之恩用中
和之教奈何如仇讎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歎
心拽拄杖赴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
權豪賤賣佛濃欺罔靜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激
之安有他哉欲其知恥改過懷慕不忘異日做好人
耳

聰首座
記聞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正他人
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者謂之悖禮夫
爲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垂範後乎

與靈源書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少有忿懣則
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
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爲
得矣

廣錄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爲入道捷徑多見學者心憤憤
口俳俳訕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
一恰似庶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

孺子知其必不能爲也

廣錄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污瀆澣門

也實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況爲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

子訊相從焉

黃龍實錄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弃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則終莫能濟矣

因與韓子蒼書

死心曰晦堂先師筇遊東吳見圓奘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

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歸山中

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
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圭角今罹橫逆是其素
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
故如此

西山
記聞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天性若
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爲小人侮慢然
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
易下可從而化之

真錄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
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

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
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
防其念之未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
及其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人
殆乎危矣不可揀也

與韓子
蒼書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任審察人情周知上下夫人情
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持所以安也人
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
住持所以廢也其或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
不通物情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

進善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而求前終不可及

與山室書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咎大陽平侍者道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終身坎珂逮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方主人尤宜祇畏

與一書記書

草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踈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已之所怒而踈之苟見

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已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已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

衲子不來慕乎

疎山石刻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駟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

顧盼之間則何往而不逢哉

廣錄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讒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也

疎山實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

清泉記聞

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山堂辭之曰若使飯梁嚼肥作貪名之衲子不若草衣木食

爲隱山之野人

清泉才寄主記聞

山堂曰蛇虎非鵲鴛之讎鵲鴛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鸛鵲之馭鸛鵲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管趙州訪一菴主值出生飯州云鴟子見人爲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忌於物者物亦忌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矣

與周居士書

山堂曰御下之灑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

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與張尚書書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極意則禍亂古今之人不節不謹殆至危亾者多矣然則訛無過歟惟賢達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爲美也

與趙超然書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真牧避難于雲門菴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

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爲質有死而已何所懼乎公領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處斷矣

真牧集

山堂退百丈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

記聞

山堂謂野菴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已爲

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

幻菴集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峯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實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

口涉記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閱讀或

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弃置其雅尚如此故

其亾也無十金之聚唯唐宋諸賢墨蹟僅兩竹籠納

子競相誦唱得錢八十餘千助茶毗禮

可菴集

妙喜曰佛性住大滙行者與地客相歐

於口切性也

佛性

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辱行者非惟有

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

聽未幾果有莊客弑知事者

可菴集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

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爲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

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叫喚不肯供責

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決竹篴而已蓋超然不知陰爲行者所謀烏乎小人狡猾如此

可菴集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咎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于海上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諂言惑亂聰明遂爲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山之流爲高上之士也

智林集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

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爲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不知不肖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取灋於先聖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納百川而成大海也

與寶和尚書

妙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者舉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亦主灋者救今

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不知羞恥自能諂奉勢位結托于權貴之門又何須舉

與竹菴書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爲公論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諱當者衆人必慨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

可菴集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修身之基入道之要歷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楚買毛褥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

與山堂書

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亨宜乎日中故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亢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

隱之以逸慾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揀方頓足扼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

補林書

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淳素爲鄙朴獎囂浮爲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嗣法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逮語于聖人之道曹若面牆此殆不可揀也

與韓

子蒼書

妙喜曰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者居則處

穴食則土木衣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隋唐以來始矧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衆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爲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爲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訛道德訛仁義訛公於衆訛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

刻石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爲僥倖之津途亦主

灋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

勝矣

可菴集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灋者無如真如詰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已情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世而後已如真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逮于應世領徒爲灋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顛沛不遽色無疾言夏不排簾冬不附火一室脩然凝塵滿

案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嚴師良友歎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拘如乎鐵脚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嗟乎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

可菴記聞

子韶同妙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遽漢又顛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爲當

記聞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不勝數矣何足爲慮然

當今住持惟得抱道衲子爲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回顧萬菴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

已上並見可菴集

萬菴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叅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抹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

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菴曰先師竄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失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詣衆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況先聖所應爲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咎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叅汾陽適當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衆寂然翌日相繼而去

廬山智林集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

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爲灋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智林集

音首座謂萬菴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縫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德而叢林安矣

與妙喜書

又曰凡住持者亂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

其忘道德廢仁義捨灋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灋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踈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踈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可逮

智林集

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災爲懼乃曰天豈弃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嘗謹其始爲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必不爲終身之福蓋禍患謫辱雖堯舜不可逃況其他乎

與妙喜書

萬菴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至三百
五百一人爲主多人爲伴據灋王位拈槌豎拂互相
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
利生代佛揚化非明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爲之譬
如有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況復灋王如何妄竊烏
乎去聖逾遠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日
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屬菴居無事條陳傷風敗教
爲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晚進知前輩兢兢
業業以荷負大灋爲心如冰凌上行劒刃上走非苟
名利也知我罪我吾無辭焉

知智林
集水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灋綱要審問大眾學者出
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鈞話
一人突出寂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
可悲可痛前輩念生死事大對眾決疑旣以發明未
起生滅心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敘謝屈
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眾請陞于座庶聞
灋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公案令對眾批判喚作
驗他切莫萌此心先聖爲灋忘情同建灋化互相訓
唱令灋久住肯容心生滅與此惡念耶禮以謙爲主

宜溪思之

萬菴曰比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處次日令侍者取覆長老今日特爲某官陞座此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叅次略提外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楊次公訪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樣子也豈是特地妄爲取笑識者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掛牌各人爲生死事大踴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間老病盡令來納降款有麝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灋者當思之

萬菴曰少林初祖衣灋雙傳六世衣止不傳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允子孫益繁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識要假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灋旣衆學無專門曹溪源流派別爲五方圓任器水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閒坐一言出一令綱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相詆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灋化語言無味如煮木札羹

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爲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爲之不顧道德之奚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爲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烏乎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蓋今之人不足凜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萬菴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踈縱有一知半解返被此

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者多矣

已上並見智林集

萬菴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爲證贊貪瞋癡殺盜姪爲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真灋門萬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著辨明持誠存信不爲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鴆毒之

冀蛇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
識者自然遠之矣

與草堂書

萬菴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
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
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爲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
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掛拾遺牌一畝方
知蓋主濃者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清泉集

萬菴節儉以小叅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菴
聞之曰朝饔膏梁暮厭麤糲人之常情汝等旣念生
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

遙詎可朝夕事食饗耶

真牧集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廉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
精博學強記窮詰道理不爲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
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
叅學不若一日聽師談論爲得也

記聞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
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
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
一切任之卽是不出魔界而入佛界也

法語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筇穿雙屨過九江

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
得不自輕主禮甚減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爲樂吾
何咎焉援毫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
窮草鞋寧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
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

月窟集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饑衲子
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船盛塗丹牖使偶
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
濤得不危乎

月窟集

辯公曰所謂長老代佛易揚化要在潔已臨眾行事

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我爲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能必吾何苟乎

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整齊惟水菴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蘄苴如此水菴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若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旣貧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

月窟集

禪林寶訓卷第三

音切

公

余穿切

無

無禹切

煨

烏回切

燼

詳進切

潛

所班切

倦

巨眷切

淡

子

協切

倨

九魚切

慘

倉感切

怛

丁割切

詬

胡遘切

憶

陳利切

憤

粉切

切

悱

孚匪切

鵠

其愚切

領

戶感切

璽

古典切

憾

且的切

歎

息淺切

拗

鳥狡切

倨

巨勿切

搏

本切

汾

扶云切

鳩

除禁切

糲

力葛切

藟

音

莛

七間切

丹陽賀學古施貴刻此

禪林寶訓第三卷 益州沙彌性淨對 吳江沙

彌本宏書 漂水陶亭詩刻 萬曆庚寅秋五臺山妙德菴識

禪林寶訓卷第四

東吳沙門淨善重集

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足者銜轡之禦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獎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獎猶駿馬無銜轡小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

與鄭居士法語

佛智謂水菴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

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爲住持四事豐美非爲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爲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爲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

水菴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爲周歲之規

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曰鄙叢林日廢綱紀日墜以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實錄

水菴曰簪遊雲居見高菴夜叅謂至道逕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飾偏邪矯飾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逮見佛智先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堂書

水菴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爲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

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爲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

法語

水菴謂侍郎尤延之曰管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叅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嘆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弃也一旦辭歸汾陽嘆曰楚圖今去吾道東

矣

西湖記聞

水菴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管汾陽每嘆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叅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三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

西湖記聞及僧傳

投子清和尚畫水菴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

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
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
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
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見書畫像

水菴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
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相紫巖居士贊
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紫巖居
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
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密爰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
之興叢林之盛乎

與楊山開書

水菴曰動人以言惟要深切言不深切所感必淺人
誰肯懷管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
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慮喪允陰復敗至德當寬容
量度利物存歟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訕不
感勵爾昨來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
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
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
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

見振筆書

水菴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習
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

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爲心
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
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
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
終

實行

月堂昌和尚曰管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
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居丈室衆居通
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
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

之風未泯故也此見叢林衰替學者貴通才賤守
節尚浮華薄真素曰滋月浸漸入澆漓始則偷安一
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謂之非義不謂之
非理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
平居則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
屠戮成者爲賢敗者爲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
理彼既爲之此則倣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既行
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彥聖之師乘願力積百年之功
其弊固則莫能革矣

密契爲師和
尚書言

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再言之月堂曰
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
瓜不旋踵而淤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
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
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污
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愛之過其
分乎是正猶目中之灌瓜也予深恐識者笑故不爲
也

北止
記聞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夜懇禱
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責曰生歿固吾

分也爾叅禪不達理若是真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
克文不可無和尚識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
他日必成大器

北止
記聞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深厚不
爲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終身不見其喜
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
而起慈明之道非苟然也

一本見黃
龍石刻

月堂曰建炎已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
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卽毅然
處于丈室竟爲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

愛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鑒之

嗣也

一本見廬山岳府憲太師記開

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爲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爲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爲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

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錘一剗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陷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

已矣

語錄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衲子有智行聞于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耶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眾無多寡皆從其化矣管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輝佛祖叔

世之炎明叢林訛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環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況降茲者歟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庵書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

再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日馳月驚浸漬成弊卽碎其板闢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

與張子韶書

拙菴佛熒炎和尚初叅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炎上座頭顱方正廣顙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熒之名聞于天下

記

拙菴謂虞尹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錄

拙菴曰旋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峯悅遊湖湘避雨樹

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

真叢林主也

幻菴集

拙菴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矣

晝語

拙菴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捷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菴出堂厲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速下堂詢

之乃水齋菜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菴有愧
詣方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懃病乃爾
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衆遂不疑
也維那志氣明遂他日當柱石宗門幸勿以此芥蒂
逮佛鑑遷智海高菴過龍門後爲佛眼之嗣

拙菴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解勿令
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
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卽對無問卽不可又須是箇中
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

與典

化並
菴書

拙菴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
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已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
惡恣行邪行徒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
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

與世
老書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
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
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溲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
正所謂干將鑊鄒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
之言

幻菴
記聞

拙菴曰野菴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

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
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
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

幻菴集

拙菴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
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
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獎燭幽微應
變不窮矣

與觀
老書

拙菴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游而事
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
而許以廣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

無過失者乃爾

幻菴集

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
不得已然居則蓬華取蔽風雨食則麤糲取充饑餒
辛苦僕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
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皆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
然高堂廣厦美衣豐食願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
洋洋然動其心赳赳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
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晝豈特
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
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

澹

見靈隱石刻

侍郎尤公謂拙菴曰管妙喜中興臨濟之道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侈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利濟乎

然侍者記聞

密菴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惡在乎

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嚙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

與施司諫書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儒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爲勢利少枉卽是不出塵勞而作佛事也

與笑菴書

密菴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返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廢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

密菴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逢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矣慧侍者記

密菴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

與菴
慈書

密菴謂水菴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聽聲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尚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羣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與水菴書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初清規扶救末法比立不正之

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
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
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
紀安得而正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
事隳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末
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
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
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
正而叢林之興乎

與尤侍
郎書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襍逮

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駑驥分矣夫衲子之
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中竟何辨別要在高叻之
士以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
庸流迥然不同矣

與士或
菴書

或菴體和尚初叅此菴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
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此菴喝之或菴
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
場拈起毫端風雨快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跡天
台丞相錢公

名象

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

或菴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卽宵遁去

乾道初瞻堂住國清因見或菴讚圓通像曰不依本
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管
那箇男兒摸壁行瞻堂驚喜曰不謂此菴有此兒卽
遍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克第一座野天口
錄
或菴乾道初翩然訪瞻堂于虎丘姑蘇道俗聞其高
風卽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菴聞之曰此菴先師
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忻然應命蓋
覺報舊名老壽菴也虎丘
記

或菴入院後施主請小叅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
而必變晉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

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
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
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緇
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
異此

或菴旣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瞻堂
曰遮箇山蠻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那一隊野狐精
或菴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拗得能憎領衆匡徒似
不曾越格倒拈茗帚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瞻堂笑而

已

記
聞

或菴謂侍郎曾公逮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

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一也明此可學

道矣

見前
公書

或菴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
弃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修教化整
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
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
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

見前
堂書

或菴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
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
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

有主也

與圓
極書

或菴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先示
微恙卽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
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
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

狀行

晤堂遠和尚謂或菴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
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鴟鴞夜撮
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管靜南
堂傳東山之道穎悟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
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

略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爲同叅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頷之

虎立記聞

膳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己正物其心旣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吾學道者先治內以

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己心正己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之有也

與顏侍郎書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筦山僅二十載羹藜飯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亾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賃棺葬之鄉人感嘆不已侍郎李公

祐

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筦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

汪

明宣撫諸路達于九江郡守林公

達叔

處圓通法席

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卽忻然曳杖而來登座說瀟曰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

知那箇無思筭喫著通身冷汗流縑素驚異法席因

茲大振

懶菴集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三者乃古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

盛而伐之可以作榱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爲椽椽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大而不敢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以丘壑以其遺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

與李侍
郎二書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靜給事

吳公

并

佚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

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踈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

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巖上去我亦爲膏
車便欲展我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
居此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不
如我生山窟裏四面是羣顏有巖號景星欲到知
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眾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
易言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立若比茲山秀培塿
固難儔雲山千里見石泉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
五湖遊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
能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
近駭蒼黃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

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住
歸送我殘年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
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
燈爲我代明燭扶踈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
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人生多
聚散離別忽驚心我與師來往歲月雖未長相看
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
能早歸此樂猶未央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
能說葛藤癡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稀有願
傳上乘人永允臨濟後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海

大機久已止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全兩無悔
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一古無住持事但只傳法
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
履買帖坐禪牀佛法將何恃十僧中有高僧士亦有
高士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不
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隣家子十師本窮和尚我亦
窮秀才忍窮俱已徹老肯不歸來今師雖暫別泉石
莫相猜應緣聊復爾師豈有心哉景宗曰
石刻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萬壑之
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奉紫泥之詔韜

光匿跡於負樵賤役之下初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
燈之列故得之於無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
求則其名卑其志狹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
棲遲於筦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內
無所守外遂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扶助宗教
所以不逮師遠矣詞侍者
記聞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
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言不考其實遂
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
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弃

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與吳然
事書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詿誤蔽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爲美仕鄱陽筦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饘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衲被蒙頭燒栴檀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草屨而已見者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真得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爲之涕下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著力有緣卽住緣盡便行若裨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

爲佳耳

寒山寺
石刻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

歟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歎欽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

筆帖

靈芝頌而尚曰讒與諂同邪異邪曰讒必假諂而成蓋有諂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諂者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爲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讎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所以誠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諂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爲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讒口噎齮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爲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羣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爲然是可謂聰明乎蓋善爲讒者巧便鬪構迎合蒙蔽使其膏然如爲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

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
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
明遠君子矣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安悅於人遂
多爲人所讒謫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是歟吾當
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焉能浼
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口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
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
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不明邪文
中子曰何以息謫曰無辯吾當事斯語矣

芝之圖
集

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爲期求真善知識決

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卽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
其盡之所以如人長在家愁什一家中事不辦瀉山
云今時人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
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
有行門令渠趣向瀉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
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
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
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
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

未嘗不以此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其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閒失却半年糧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逢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逢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爲宗者非其教以教爲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訾

譏譏不能自己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愚耶狂甚

可歎息也法門

禪林寶訓卷第四

音切

穫

胡郭切

惴

之騰切

睽

苦圭切

獮

古邁切

澧

力郎切

瞠

丑庚切

鎡

七私切

趨

七余切

齧

五蛟切

鑿

各結切

鄒

以遮切

磊

力罪切

頤

以之切

攫

居縛切

趨

七私切

趨

七余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齧

五蛟切

憩

蘇故切

譊

女交切

譊

女交切

譊

女交切

譊

女交切

譊

女交切

譊

女交切

譊

女交切

譊

女交切

丹陽賀學仁施貲刻此
禪林寶訓第四卷
益州沙彌性淨對
吳江沙彌本宏書
江寧張時行刻
萬曆庚寅五臺山妙德菴識



十九